

梦幻七里峪



匡庐水

文/庐山

外出旅游,我喜欢徜徉于大自然或散发着原始气息的村庄古街。尽管乔家大院美轮美奂,无奈游人摩肩接踵,总不免生出些许遗憾。中午小酌,虽有嘉庆皇帝誉为“人间极品”的平遥牛肉助兴,仍觉意兴阑珊。当地朋友灵机一动,决定驱车南下直奔灵空山。

灵空山位于太岳山东麓沁源县境内,乃享誉三晋之名胜。我辈孤陋寡闻,居然不知有此好去处。拗不过朋友的热情,又去他山里的老家转了一圈,及至抵达景区亦已暮色苍茫,遂张罗在山上住下。秋风亮月,松涛飒飒,倒也别有情趣。不料景区工作人员竟建议我等下山往霍州方向下榻一个叫做七里峪的小镇。理由是山上夜间寒气逼人。而且,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宾馆里既无空调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众人不由惑然:正值国庆期间,纵然是冷又能冷到哪去?无奈只得往七里峪赶。

住的是农家的客栈,大通铺。这么晚居然有人投宿,两口子顿时热情高涨。男人问,晚饭吃点什么。朋友吩咐拣那好的上。又问喝不喝酒。答曰:这还用问吗?男人来了精神,响亮地应了一声便直奔厨房而去。不多一会餐桌上便香气四溢:野鸡、野猪、野兔、野山羊各一大盘。女主人将酒瓶往桌上一墩,脸上笑开了花似的。多少钱一瓶?我问。男主人抢答道:15,15块钱一瓶。那么令人垂涎的下酒菜却喝15块钱一斤的酒,这叫什么事啊?上最好的酒,朋友大声说。女人认真回道,这就是最好的。记得进门时看到他家门口有一个小卖店,于是我起身便跑进了柜台。果然不假,这

还确实是他这里最好的酒了。及至回屋,桌上又多了几个素菜:番茄炒蛋、清炒韭菜、洋山芋炒辣椒,外加一篮花生。如此丰盛众人不由犯起了嘀咕,看来只得听宰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顺其自然吧。顾不了那许多了,哥四个揶揄抖擞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见男人坐在一边抽烟,那样子像是随时听候召唤似的,我等遂邀他入席。那人稍稍犹疑了一会欣然入座。菜的味道不错,胜似那些滥竽充数的农家乐。男人告诉我们,他这里生意还不错,来的多是些采风的文化人,尤以拍照的多。他说,这里古堡古寨很多,据说全县有好几十处,虽然毁了不少,但也有保存基本完好的。他自己就去过王和寨、窦建德寨、唐王寨。

真是个好地方。是的,城里有什么好,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赶明儿就在那里盖间屋修身养性益寿延年。

男人反应热烈,吱地下去一口酒,大声说:这位兄弟说得好,城里有什么好?说罢黯然,小声喃喃道:是啊,城里有什么好……

四下一片静寂,偶尔大山里传来狩猎的枪声。土炕烧得热乎乎,让人忍不住踱到院子里透透气。

这是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遥远的太空似乎站在茅屋顶上便伸手可及,穹隆一片乌黑,然而那不是一般的黑,它竟然是那么的清澈,黑得如可鉴人的一面明镜;繁星顽皮地争相闪烁,仿佛一枚枚熟透的樱桃急欲挣脱枝干的束缚回归大地的怀抱。这便是七里峪的秋夜。

次日清晨,信步游走在这个太行

腹地小镇的街路上,那感觉真叫个心旷神怡。

十月初的平遥古城短袖衬衫即可应付得过,可七里峪的清晨夹衣尚不能御寒,路边的树木花草似还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如黛的山峦,嶙峋的巉岩,参天的森林,雪白的湍流,气定神闲的羊群,谷场上刨食的鸡鸭,山谷里飞舞的秋风……

七里峪的金秋令人流连忘返。

小米粥馒头加咸菜,早餐后径直往灵空山而去。多少钱?我问。什么多少钱?朋友笑了笑。别卖关子了,我说,两顿饭加四个人住宿一共多少?又是狡黠地一笑:你猜。600?——不对。800?——朋友摇摇头伸出两根指头。2000哪?我的乖乖,果然磨刀霍霍宰你没商量!

错了,你们把山西人看扁了,把山里人看走眼了。200块,一塌括子200块。朋友为他的山西老乡自豪的同时,也不免对我等的偏颇流露出些许的遗憾。有人问,他本人不是对城里人有偏见吧?否则为什么说城里有什么好?

朋友沉默下去,良久方才道出一则听来的故事:那山里汉子原本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卫校毕业后一心想进城做城里人。一个款爷答应带她去太原安排进医院,条件是嫁给他。姑娘兴高采烈地一口便答应下来。只一年不久便换季般脱掉了她这件旧衣裳,不久姑娘便住进了精神病院。

山风呼啸,吹走了众人的思绪。我跟大伙说,中午下山,咱们还去他那儿吃饭,再住一晚吧,跟那汉子好好碰一杯。哥几个默默不语,但无不用力点点头。

不尽长江滚滚流



稗海习得

文/习斌

东晋时,荀羨一度出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一天,荀羨登上北固山,远望东海,感慨万千:“站在山顶,虽然不能望见东海上的三座仙山,但已经让人有超凡脱俗之感了。如果秦始皇、汉武帝能够像我一样登临此山,一定会涉水渡海,寻找仙人而去吧。”

东海中的三座仙山,传说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山。相传山中有不死之药,秦始皇曾遣人寻访仙山,自己东巡时又北上琅邪,希望能碰上神仙。汉武帝在泰山祭天之后,也曾到东海,希望能够遇上仙山。只可惜,这个愿望对希求长生不老的帝王将相来说,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

数百年后,荀羨登上北固山,远眺东海,想来他的心境和秦皇汉武是颇不相同的。此时中原大地已陷于胡人之手,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要想收复失地,谈何容易?站在北固山头,登高临远,最是容易使人产生别样情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后来的南宋政权同样偏安一隅,镇江知府辛弃疾在北固山头,曾写下这样波澜壮阔的词句。极目远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想来辛弃疾和荀羨的心境,大抵是相同的。

荀羨登北固山这件事,记载在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里。在晚清,写下《鸿雪因缘图记》的满清显宦完颜麟庆登顶北固山时,偏偏有着和荀羨不同的感受,他在小文“甘露凌云”中这样记道:“苟中郎蒞在京口望海,云虽未见三山,便使人有凌云意。余则以海上三山,亦未必胜此京口三山也。”拿海上三山和京口三山作比,这原本就有点出人意料,完颜麟庆在这里,无非是极赞京口三山景致之佳罢了。

完颜麟庆游北固山,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当时他从定波门东行,只见一座土坡中间隆起,仿

若脊背,仅能容一匹马行走。顺着土坡到山门,宝殿巍峨,俨然如在云端。登上多景楼,江山美景尽收眼底。金焦二山拔出江心,江流滚滚,横亘于前,水流无尽,诚为壮观。江山如画,令人如痴如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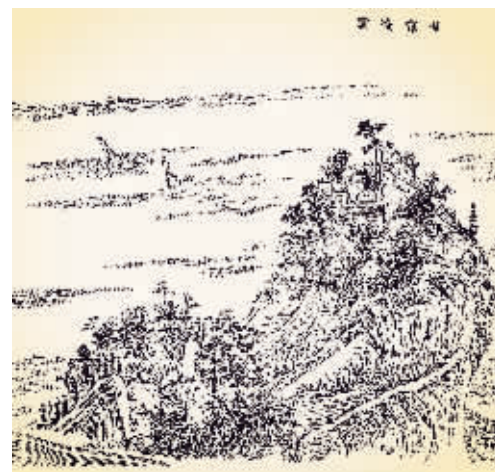
古人宦游,除了喜爱自然山水外,对历史人文同样钟情。完颜麟庆又在北固山上游览了卫公塔和三贤祠。卫公塔即是铁塔,系唐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所铸,以镇江潮,因李德裕曾封卫国公,故此塔又被称为“卫公塔”。三贤祠今已不存,该祠所祭祀的是哪几位贤人呢?说起来,此三人和北固山均有些因果,分别是李德裕、苏轼和米芾。李德裕建塔,苏轼赋诗,米芾在山下建“海岳庵”,可谓并称佳话。三贤祠上有题额,曰“称此江山”。晚清李彦章题有一副对联:“溯后先三百载游踪,异代同堂,能结有情香火;冠古今第一流人物,文章事业,也无尽江山。”堪称佳构。

对于此次北固山之行,完颜麟庆还特别提到了那块“状如羊”的狼石,相传当年诸葛亮和孙权即坐于石上,相约破曹。一块并不起眼的巨石,却能引来无数游人的关注,完颜麟庆不由感慨地说,普通的蠢物,经诸葛亮武侯这么一坐,就能名传千古,“是知江山虽胜,而所以传此名胜者,则又实在乎人矣”。细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有意思的是,南宋时陆游入蜀途经北固山时,亦曾注意过狼石。不过对于这块石头,陆游很有点不屑的味道。陆游在《入蜀记》中写到,狼石其实已经丢失很久了,寺僧于

是随便取来一块石头充数。看着游人接踵而来,摩挲着这块石头叹息不已,寺僧在一旁窃笑纷纷。陆游的这个记载可靠吗?恐怕也是说不清。世上曾有过这么一块孙刘相约破曹的狼石吗?大约是子虚乌有的。如果原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又何来充数的说法呢?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北固山常被赋予特殊的感情色彩。据《梁史》记载,南朝梁武帝曾登临北固山,并改“北固”为“北顾”。为什么会有这一字之改呢?《太平寰宇记》里的解释是这样的,北固山“北望海口,实为壮观,以理而推,宜改为顾望之顾”。“固”、“顾”孰佳?难以说清。镇守江防,其义为“固”;而眺望中原,则以“顾”更佳。南朝时,据守中原大地的是北魏政权。梁武帝改此一字,恐怕也有此深义的吧。梁武帝还在此题书“天下第一江山”,可谓是极赞这里景色的壮丽了。



甘露凌云(《鸿雪因缘图记》)